

文学
接受研究

王金山 王青山 ● 著

文学接受研究

作者 王金山 王青山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接受研究/王金山,王青山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7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术文丛)

ISBN 7 - 81074 - 808 - 4

I. 文… II. ①王… ②王… III. 比较文学 - 文学研究
IV. 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132 号

书 名	文学接受研究
著 者	王金山 王青山
责任编辑	理 媛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经 销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晚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32
印 张	12.5
字 数	331 千
版 期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7 - 81074 - 808 - 4/G · 194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董学文

文学理论有多种研究法,既可以偏重于抽象学理的探讨,也可以偏重于思想沿革的清理;既可以偏重于对概念术语的爬梳,也可以偏重于从作品本身去揭示道理;既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进行试验性探索,也可以对具体文学理论的知识 and 史料加以印证与考辨……总之,它的手段是丰富多彩的,花样翻新的。那种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只会是枯燥乏味的想法,恐怕是种不知“个中三昧”的门外之见。我敢说,文学理论研究的趣味和诱惑力,是绝不在文学史研究和其他理论研究之下的。

当然,比较而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有它相对困难的一面。所以说它困难,主要是它要掌握、总结和概括较多方面的知识,还要有较为敏锐、清晰、条理和逻辑的思维能力。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个“困难的一面”,恰恰是它带给人“魅力”的源泉。每一个在文学理论的崇山峻岭和广袤原野中跋涉过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体验到某种乐趣:探索的乐趣、目标的乐趣、发现的乐趣、构想的乐趣、竞赛的乐趣、智力的乐趣、冒险的乐趣、虔诚的乐趣,等等。这是极其诱人的领域。

话说回来,我也相信这样的看法: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哪怕只是在一个单纯的观点上发展或推进其学说,都是一项需要付出多年心血的工作。仅凭一时的“顿悟”和“冲动”,仅凭着某种“机灵”和“聪

明”，是难以奏效的。近百年前，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研究法》的姚永朴就说：“是则真悟必出于真知，真知必出于真学也。”文学理论研究，说到底是一项科学的事业。而科学是个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假造与臆说。“认死理”的态度，在日常生活里多半被人贬斥，但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却常为人所欣赏和认可。这就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品格。

我是赏识那些有勇气、有毅力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用到文学理论研究上来的。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我先睹为快地读完了作者的这部《文学接受研究》。可以说，读该书如对其人，作者通过文字系统表达出来的见解，往往为口语相谈所不逮。这增加了我对作者的了解，同时也看到了当代一些青年文论学者的长处与特点。

王金山是勤于思索的。他在教书与科研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个性。他不拘泥于“常规”，也不迷信于“定见”。他既注意到学理层面的严密推导，更喜欢从文学事实出发的随机阐释。他善于发现理论上的差异和矛盾，又善于在选择和辨析中追求推进。他认定了抓住主要环节，就能掌握事物的整个链条的思考原则。他的有些想法和判断未必老道精致，但却带有活跃生动新鲜的成分。他许多处的文字风格是演说式的，没完全割断同课堂讲稿的脐带，但还是让人看出了内含抵制学理教条和高头讲章的良苦用心。他真情实感，胸中不设城府，确实想努力“发现”一些道理，而不是像有的人那样去“建立”或“创造”一些道理。他没有跟“风”赶“潮”，至少不是在“追‘新’逐‘后’”，只是希望探索出理论上“怎样才是对的”。这是颇让人感到踏实的地方。

这本《文学接受研究》，虽然用了“统觉”和“接受”两个概念，但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是想理清“对文学的看法”。这里的“接受”概念，其实就是“看法”，就是想通过这一视角弄明白文学到底该怎么认识，虽说谈的是“接受”，但还是明显地坚持了以作品为中心。所以，书的开头就讲“文学的本质”，且使用了一个心理学的词汇“统觉”，并给它赋予了一些新的内涵。在作者那里，文学的本质就是

“对统觉的经验性传达”。用“统觉”一词，旨在强调文学活动“感性占主体”（“觉”）与“统一性、综合性、整体性”（“统”）的特征。而且，“统觉”除了有“先天”的因素外，主要是在“人生”之中获得的。“文学接受”活动，也就是接受者以作品“统觉”为中心的“统觉”活动。因之，它是符合实践观和唯物论的。

作者认为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各有优长，地位平等，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尽管时有重复，但也密不可分，问题的关键是看谁占主导。因之，使用“统觉”的方式去论证一个道理或讲一些知识，那充其量是一篇好的“科普文章”。相反，本来是要传授知识，但“统觉”过了头，反而成了文学名著。所以，承认文学“本质论”便成了作者的一个立足点。

在我和王金山的有限的接触中，发现他确乎不愿人云亦云，独立思考的“论辩意识”和“问题意识”很强，这对学文学理论的人来说是个好的习惯。在这本书中，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例如，在阐释接受者对文学的态度时，他肯定了“审美”，但也强调不排除“功利”，只不过他认为接受的“功利性”是靠“统觉”获得的，而非纯粹的理性思维。这就表达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又如，认为对文学最理想的接受状态，是一种忘掉了一切规则的“迷狂”状态，这本是常见之说，但作者指出这种“迷狂”状态必须由“有规则”而来，是对规则熟透、最好“忘掉”的自然而自由的境界。作者还论述达到“迷狂”就是道家的“无”，佛家的“空”，须经历刻苦“修行”的过程。这就使常说有了新意。

再如，他从文学的八个要素（背景、情节、人物、结构、风格、气氛、主题、技巧）、三种形态（传统文学、现代派、后现代文学）、普通读者最喜欢的“四类作品”（感伤、恐怖、情色和幽默）来说明文学上传统、现代、后现代是不矛盾的，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否则文学接受也就不是“统觉”了，进而引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的命题。这也是相当别致的。

类似的地方很多，令人时时能见到思索的火花。我觉得，作者坚

持文学“本质论”的界说,坚持作品中心,论证“统觉”的文艺观,加之对“迷狂”的阐发,在解释文学活动上,虽“分寸”和“弹性”仍有需斟酌之处,但总体上看,还是比较的符合实际的。许多“反常规”的文学现象,用文学是一个“统觉”的“整体”来诠释,也大都能说得通。这恐怕是该书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

文学理论的许多问题,诸如: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问题,文学市场化之利弊问题,文学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问题,雅与俗的问题,文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等等,学界还存在颇多的争议。这部书稿中都或多或少给以了阐发,而且作者力图跳出争议双方的圈子,避免“非此即彼”、原地踏步似的判断。这种要站得高些、使问题被看得更加清楚些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作者由“统觉”作为全书立论的基点,就是力求跳出争议圈子而站得更高些的一种探索。基于此种考虑,书中采用了“盲人摸象”来论证争议中的各家的得失,同时指出了应该具有的“把眼睛挂在天上”的态度。作者将康德学说、心理学领域以及佛学著作中的这个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让它带有了“综合性”,包容了许多争议双方的视角和立场,至少对在书中所提到一些问题的评判上,是具有很大阐释力的。

作者的这种努力远未达圆满,许多问题还待深入及检验,但至少这种想“跳出来”的思路是可贵的,有价值的。科学的理论经过实践检验而确立,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新理论要能够说明旧理论已经说明的全部现象。二、新理论要能够说明旧理论所不能说明的某些现象。三、新理论要能够更好地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动态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看得出,作者的这些努力是在朝着这个目标靠近。

此外,王金山在书中讲,在他的书架上,有几本国外科普作家写给小学生看的“量子力学”、“相对论”,还有写给小学生的“哲学史”(《苏菲的世界》)。他说,“我就不信文学接受的一些方法会比这些更难”。他想把该书写成一部“通俗”版、“普及”版的文学理论。这样的志气,这样的取向,这样的努力,这样的精神,着实也是值得鼓励

的。

文学理论研究理应如作者和不少理论工作者所追求的,恢复“深入浅出”、“晓畅明白”的传统。把“常识”性、“明了”态的东西,用“晦涩”、“艰深”、“玄奥”和“神秘”包装起来,这不是学风和文风好的做法。自己明白了的东西,才能让别人明白;自己不明白的东西,让别人明白是难的。此外,理论研究也不能过分随意和重复。这里,侥幸、蒙人、打马虎眼、道听途说、装神弄鬼、利欲熏心,都要不得。恩格斯在谈到自己开始“啃”军事理论的时候,就发过这样的感慨:“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记得还有位哲人说过:把一些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叫喊的东西,拿来信以为真,这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倘若以此为满足,那就成了“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的功夫,不论在哪个严肃的问题上都不会找出真理。这些话,今天听来,对我们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依然是有着警戒与提醒作用的。

愿与两位作者和读者共勉。

是为序。

2005年2月19日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序

克 冰

金山、青山要出书,我很高兴。让我作序,我却颇多顾虑,只恐资浅名微,学力不足,有负厚望。但高情难却,推是不好推的。青山君我不很了解,就多谈谈金山。

认识金山,是在2001年,那是在他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的时候。他衣着朴素,个头不高,看上去挺精干的。在随后的三年中,对他渐渐了解了许多。

金山是一个好读书又爱思考的人,所以学业很突出。我以为他的这个长处也正是做学问的人必备的基本前提。光读书不思考,大不了只是鹦鹉学舌;光思考不读书,难免落个轻狂浅薄。在他的同窗中,他的阅读是极广的,也是最能向老师“发难”的。他每有思考,便在课堂或课下与老师讨论。他常与我辩论,于是我们成了朋友。这也表现出他的另一个优点:敢言。做学问者,就须爱真理,敢于明辨是非。只有在否定和自我否定中才会不断走向真理。如果一味人云亦云,还有什么学问可做?如果人人如是,学术也就没了发展,文明也就没了进步。当然,这并不是说王金山君已是建树卓越的学问家,而是认为他身上有此种做学问者应该有的基本精神,相信他坚持不懈定会取得突出成绩。

好读,爱思,敢言——这也正是两位作者这本书的基本特点。除了上本科期间打下了扎实基础,金山在内蒙古财经学院的教学中,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学习中,读了不少书,学了不少东西,这是他们这本

著作产生的基础。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知识视野的广泛,而这本书也不仅仅是现成知识的堆砌或各家观点的汇集。书中阐发的问题,是经作者深思熟虑的。金山并不是遵从哪家哪派或哪种权威观点老调重弹或去解说文学个案,他说的只是他自己对文学的一些思考和看法,哪怕有时还不十分严密、略欠深入。就他书中的关键概念“统觉”和“接受”也不是严格按照传统心理学、哲学中的意义和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学中的意义使用的,而是从他自己的意义角度借用的。我认为他的借用是非常妥帖而恰当的。而且,他的书也是建立在对前辈和权威成果的学习之上的。但可贵的是他敢于对前辈和权威的观点辨优析疑、“评头论足”,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他的许多看法是有见地、合情理的。因而他的书很有论辩性,也很有启发性。

这本书题为“文学接受研究”,但它并不在于构建也不在于阐发某种体系,而是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探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它也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推演和纯理论论证上,而主要是从我国文学甚或文化、艺术活动的现状出发,对当前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批评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表明自己的看法。这是一本紧密联系创作实践的书,是一本现实性很强的书,因而也是一本有较强可读性的书。

文学艺术作为做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大概比人类的任何其它行为都更难把握。研究它们,也就是最本质地或说本真地认识人自身。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认识人自己更难的了。因为人类永远在自我创造,自我丰富,他永远“在途中”。从文学艺术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它们的漫长研究,而且在无休止的争论中不断地接近真理,但从未而且也不可能绝对把握真理。真理就像梅特林克的青鸟,文学艺术的真理大概更是这样。但是,通过辩论毕竟可以一步步接近直理。毛泽东早就提出过“百家争鸣”,可悲的是在那个时代从来就没有真正争鸣过,别说“百家”,就是两家也没有争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相信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或批评都会不断走向繁荣。大家都应该为此做一些努力。王金山、

王青山君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尽管书中有些地方即使在当下语境中也需要进一步细致推敲,但他们努力了,而且尽心尽责地努力了。

金山君、青山君都还很年轻,这本书是他们在研究的道路上刚刚迈出的第一步。但这是很有力度的一步。相信他们今后的步履会越来越坚实,越走越有力。

2005年1月24日
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董学文
序	克 冰
绪论 文学接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	1
第一章 从文学的本质考察文学接受的理想态	16
第一节 对“反本质主义”的反驳	22
第二节 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探究	33
第三节 文学是“统觉”的语言性传达	42
第四节 文学艺术接受的理想态也是一种“统觉”	49
第五节 文学的自觉	53
第六节 文学本质观念的几种主要表现	60
第七节 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	64
第二章 文学接受构成论	78
第一节 纯粹审美的文学接受	78
第二节 带有功利性的文学接受行为	84

第三节 文学接受构成的历史维度	88
第三章 文学接受的主体	106
第一节 接受主体的心理特性及应该具备的素养	106
第二节 理想态接受主体形成的设想——“迷狂”境界	113
第三节 “卡塔西斯”论	120
第四节 “迷狂”形成的过程	124
第四章 文学接受的客体	130
第一节 文学的载体——语言	130
第二节 对作品各个层次的接受“统觉”	132
第三节 普通读者喜欢的几类作品	145
第四节 从《红楼梦》《百年孤独》看悲剧美对生命统觉 的本质性意义	147
第五节 谈谈《红楼梦》的主题与主人公	156
第六节 文学作品的三种形态	166
第七节 对“王朔骂金庸”事件的评析	174
第八节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186
第五章 文学接受方法、视角论	192
第一节 从“作品”出发的接受论——结构主义	193
第二节 从“世界”出发的接受论	233
第三节 从“作家”出发的接受论	273
第四节 从“读者”出发的接受论——接受美学	285
附录 接受实践	290
第一节 《红楼梦》接受	290
一、论《红楼梦》中绛珠草意象	290
二、刍议林黛玉的笑	296
三、试论《红楼梦》的“节用”思想	303

第二节 现当代文学评论·····	309
一、文学的转折及“后现代”机制的促发	
——中国“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外在诱因·····	309
二、霍达作品两篇鉴赏·····	315
1. 读《穆斯林葬礼》·····	315
2. 不该穿的“红嫁衣”·····	316
三、大众文艺杂感·····	318
1. 流星花园,你看了没有?——絮叨流行·····	318
2. “琼瑶作品”观感·····	325
四、文坛现状随感·····	333
五、《围城》的人生况味与幽默艺术·····	337
六、少年作家小议·····	340
1. 谈谈韩寒·····	340
2. 青春是一首忧伤的歌	
——感觉郭敬明·····	343
第三节 内蒙古文学谈·····	345
一、功利与艺术的双丰收	
——读伊德尔夫的荒诞小说·····	345
二、清新的草原文学画卷	
——读托娅、彩娜《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	354
三、幽幽,对生命的真切注释	
——读苏勇散文诗集《木库莲声》有感·····	357
四、投向“三少民族”的文学批评视阈·····	358
第四节 外国文学读后·····	368
一、不朽的暴戾灵魂——读《呼啸山庄》·····	368
二、“世俗之爱”与“神圣信仰”的冲突	

——关于《牛虻》主题及其艺术性的随笔	370
三、“文学之外”读到的文学:荒谬与意义	
——读加缪《西西弗神话》	373
主要参考书目	378
后记	383

绪论 文学接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



目前,关于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文章及著作数量不菲,在对作品的审美阐释及其它社会功用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些著作及文章中的许多优秀之作,有的遵循了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姚斯(Hans Robert Jauss)、伊瑟尔(Wolfgang Iser)以降的“接受美学”、“文学阐释学”以及“读者反映批评”的思路,对文学的审美功能及其实现详尽阐发。这些阐发中,也都不脱离理论的继承性,一方面继承我国和西方古代、现代理论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没有摒弃传统研究中关于文学教育、认识作用的论域。

现在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研究还是非常混乱的,主要表现就是兴趣单一化以及自大的精英意识。兴趣的单一化,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没能够看到自己所处接受视角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以至于为我独尊,目空一切,认为文学的真理尽在其掌握之中。这样的研究者,因为只专注于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文学接受角度的一隅,导致了自己的学识范围也受到局限,甚至发展到不能接受新鲜事物。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大方之家”动辄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来对待一些新的研究视域。或者,就是跟风一起谩骂,别人骂什么,他不管了解不了解就跟着“骂”,或者是“捧”。当然,“捧”也分为好几种,有的

捧,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出发点是为了鼓励新生事物,或有利于世道人心。但许多的“捧”,基本上是未有真知灼见的溢美之辞,很大一部分捧人者并没有看过被捧的作品,即使看过,也因为自己狭隘的一己之见而显得论说陈旧且浮泛。而自大的精英意识,则导致对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看得过于高贵与巨大,以至于以为世间的事情仿佛只要有了文学就一切解决了,其他一切似乎都不需要了。

诚然,从古到今,文学在社会、人生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把它抬高到一个“拯救者”的地位,似乎欠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果是众多合力的作用结果,那么,作为艺术家族中一员的文学也不是最具决定性的那股力量,这不用再费力去论证,稍微熟悉唯物辩证法的人都明白。退一万步讲,即使文学有了什么了不起的作用,那也是文学创作者们应该立首功的,而文学的接受者们只是享用者。我们的理论家们似乎非常喜欢指手画脚,要给文学作者立下许多的清规戒律,让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应该说,社会的需要是促发文学生产和创作、接受的根本动因,但文学的不朽,在我看来,恰恰正是文学的创作中体现了超越其社会时代发展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不把它说成是“永久不变”的或是“永恒存在”的,因为按照天文学家的说法,地球在几亿年后也是要消耗完的,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但,我们总能够在文学中读出一些跨越时间长河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福科所说的事件化方法与布迪厄所说的反思性方法所认为,我们现今的文学接受研究都有所谓“非历史化”的“绝对本质主义”的错误倾向,都是将事物分为了内在与外在、内在核心与边缘领域^①,如今的方法都违背了“历史的、逻辑的”的方法以及对文艺作品“美学的、历史的”方法。在我们看来还是可以商榷的。

人类一切的认识活动,自然都有其历史性和具体事件性,但由此彻底否定认识对象的本质性,也是说不通的。如今,后哲学文化似乎在消解一切传统中宏大性质的东西,但我们以为,如果要想得到正确

^① 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36-155页。